殊域周咨錄

殊域周咨錄序

古之善謀人國者莫不以鑒於成憲爲急務故魏相好觀故事蘇瓌多識舊章至富弼則請選官將三朝故典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為模範皆是意也况於制御夷狄其關係治道尤

大能不遵先王之道而可無過者否矣粤我

二祖

列宗內既順治外自威嚴九夷八蠻梯航承德而其所以懷柔之者不越乎文告之脩威攘之令而已文告則責

諸使臣其間格徠有術宣對異宜剛柔變化幾不可測若沈秩之諭渤泥者是已威攘則責諸帥臣其間經畧有方戰守異勢情偽緩急間不容髮若張輔之征交阯者是已至於鄭和以使往西洋而戮其叛王毛伯溫以

師討發庸而受其欵塞則二者又交相為用其職憲昭然皆可鑒也頃者諫議姪紹峯子携所著殊域周咨錄為餽且敦乞叙言予閒中閲之乃知其行人時手輯名以周咨者因靡及之懐勤諏詢之博蓋專以備使臣咨

命外邦之猷而帥臣敵愾干城之策亦
具爲予因論
國家纖𤻲之患在東南莫狹於日本在
西北莫曼於韃虜日本之通祊倚使
臣故自宋蘇卿爭貢之後獻琛效順
金戈久偃而王直一旦蠢動海上禍

延四省暴骨如莽斯時也材官之糾練芻餉之盈縮以致添將增城

朝廷按

祖宗靖虜之籍而參定之卒致蕩平韃虜之害惟倚帥臣故自土木遺使以來烽火多警星軺久絶而俺答悔禍

祈求通市疑信莫持郊勞難保斯時也馬價之高下犒賞之豐菲以致列

爵賜冊

朝廷按

祖宗封倭之典而撥制之迄今向化予以是盖信文告威攘交相為用而又

知南倭北虜互藏其馭者矣推之各
夷何有哉顯謨遐軌繼志述事其善
如此且𠄘𠄘幸際
聖明有道守在四夷謬叨冢宰之重任
謀保金甌之萬全固顧得言重三軍
勝决千里之臣以任之且示爾典常

作之師也則欲于

大明會典之外如魏相蘇環條列故章

上之

當宁以為百官承式之考而政務至殷

故未遑耳我姪斯錄也雖於

祖宗之耿光大烈未克兼總其全若干

冨弼之請門類分編則豈非為天下
九經中柔遠人懷諸侯之模範哉故
喜其有合予旨而序之　旹
萬曆癸未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
書滇浙居士寅所嚴清撰

殊域周咨録題詞

夫男子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志有事也夷戎蠻狄不出覊戴䩞非四方之極而為男子所有事者乎粵自王者無外殊疆一統故伊尹定四夷獻令正東越漚剪髮文身令以魚皮之鞞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百濮九菌令以文犀翠羽菌鶴矩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闒耳貫胸令以白毛紕罽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代翟令以白玉良弓騊駼駃騠為獻是豈聖人斥疆土

實遠物哉亦以德威所感凡有血氣共惟帝臣焉耳然一來一往禮無不答則所以口啣天語身賫星馹報聘宣招傳綸綍之温煦布聲靈之赫濯而使中國常尊外夷永順固使者職也以比男子有事其責不更重且切耶由是則遐覽旁通以備將命於上采風於下者自當無所不周矣

明興文命誕敷賔廷軌王之國梯航而至故懷來綏服寶冊金函燦絢[illegible]出而行人之轍遍荒徼矣我

聖祖之勅本司有曰稽道里之遐邇識其緩急驗其

辭色進退節度規矩弗移斯

聖謨也夫豈為我中邦之使告哉凡以訓承異外域者耳盖方今天下車書混同驛路有版籍儀禮有注式皇華所止雍容委蛇導揚休命罔不承聽所謂節度規矩不肅而中者也惟彼夷酋言語不通心志叵測王人往臨恪順威旨者雖云其常而間有匪茹反覆狡猾二心或以脅羈如西域之於傅安或以利誘如高麗之於祁順挾詐多端變生俄頃則我所以守正出奇剛不取禍柔不取辱以尊

全
天子之委重者其急緩辭色誠不可不慎
皇祖訓勅之旨良有以哉曩予備員行人竊祿明時
毎懐靡及雖未嘗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
志故獨揭蠻方而著其使節所通俾將來賓寀或
有捧
紫誥於冊陛樹琦節於蒼溟者一展卷焉庶為辭色
進退將命採風之一助也然其間訪討之畧守禦
之策

列聖威讓之謨詳臣經畫之論附事具載雖以著一
國之始終要亦官守所係不可缺焉何者盖行人
奉使條例其凡有九而有曰軍務者有曰整點夫
軍者則武事乃居其二非特司禮文之末而已況
國家每有征伐必以行人為之先諭故
太祖欲征緬甸則遣李思聰詔其罷兵
成祖欲討安南則遣朱勸許其贖罪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以口舌伐之而有餘君子稱行人之職與將
帥相為表裏豈其然矣豈可曰軍旅之事吾未之

學邊疆之籌吾未之任而漫焉廢講哉乃備錄之而并附其詩文道里風俗土產之類非徒誇文炫武而實服膺

聖祖之訓周爰諮度猶恐有遺識焉耳但是錄之作昔合為使職文獻之外編今因板泐重校分為一書名曰殊域周咨以畀我僚之便覽云僻居陋巷不能廣致群籍是以不免掛一漏萬所賴大雅君子惠賜斧教訂誤補缺俾成一家之言則就正之心固所願也敢自是哉敢自足哉

萬曆甲戌月正元日

前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紹峰丅嚴從

簡識於後瀟精舍

按是錄所輯多今時事而畧於古者何耶蓋自漢唐以來各或自有成史不必再贅故但揭其大綱以見立國之由可也若我　朝之撫馭各夷者其文典藏諸秘館世莫易窺若有散見於各帙者必盡著之以表　國家章程之大以傳臣工經畧之猷祇懼其語焉不詳未論其擇焉

不精也至其中有雜說一二亦以原非正史聊

廣見聞如賓筵呉姐之外侑以螺頭龜脚叅錯

成味俾覽者觧頥不至端冕而聽惟恐其卧也

乎

殊域周咨錄總目

七卷

占城

八卷

真臘　暹羅　滿剌加　爪哇

三佛齊　浡泥　瑣里古里

九卷　以上皆南蠻

蘇門答剌　錫蘭　蘇禄　麻剌

忽魯謨斯　佛郎機　雲南百夷

十卷

火州

十五卷 以上皆西戎

撒馬兒罕、亦力把力 于闐 哈烈

十六卷之二十二卷

韃靼

二十三卷

兀良哈

二十四卷 以上皆北狄

女直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禹貢曰祗台德先東漸於海君奭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則知溟渤之區雖非正朔所加要皆文德所被自古稱藩獻琛者已極嵎夷之外尚已肆覲隋宋如裴世清使倭奴而有儀仗郊迎之盛錢勰使高麗而却金器四千之餉矯矯二星迹震東表名揭方冊猶歟休哉仰惟

大明當天窮荒極壤咸在照臨而海中諸番各先得
於暘谷氣早而於扶桑其所被
帝德光華比之他國為獨渥焉行人乘帆而至綸
一命拜舞懽呼如太陽東升而金礫沙明霞光
靈照川鳴谷響海水立而海若藏也然則彼者
其捧日之雲乎哉雖曰鯨波萬頃蜃氣千里時
多不測所伏
天子神威焉爽光驅天吳效順百靈秘怪阿護畢出
又何足為皇華虞耶故採其方域正東則有若

朝鮮有若日本東南則有若琉球而皆東方之
夷録分四卷以為嚮
詔青衿者之愽喻也叙東夷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於此同三恪不臣朝鮮云者以其
在東取朝日鮮明之義也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
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
而為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入

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入　本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列聖廟號俱一揭於此卷餘以年號為紀）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國君王顓書曰自有宋失

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殄絕其命華夏潑亂十有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悞入其中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民推戴

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

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

按帝王之馭夷狄有本有文所謂本明德是已所謂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固無以感格其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攝服其邪心而使之畏哉矧胡元入主中國其時諸蕃皆以醜類相視莫肯臣屬積習已久我

聖祖方混一區宇聲教猶未覃及其可無報諭之令乎自是招徠讓責渙汗遄馳難以盡載每國各述其首所頒詔及因事有宜者用昭

皇靈漸被之實焉

二年正月國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使賫金印賜之并賜大統曆仍封為高麗國王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　三年定鄉會科試條格詔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是科高麗

貢士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
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

上遣禮官徐師昊往高麗代祀其國山川之神

學士宋濂記曰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溥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
惠敷浹於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十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
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
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
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

表稱臣巳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
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
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
郎臣蘭以椎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旛幣選
志慮潔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
以臣徐師昊名上既俾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
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
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使臣陳謨寘緜與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illegible]上親送至丹墀送之臣陳謨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祖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墠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顥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嘗祀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囬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格僉以謂[illegible]殺天子不鄙夷遠民能光下被人神俱忻雖鳥獸魚鱉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

覬爭欲勒之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

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

如咫尺則公羊髙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

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一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

此之嚴豈有他哉實為東南民徼福使風雨以

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

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

達無間昭報響荅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

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
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
五年高麗王王顓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
書子温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
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逋
逃所聚亦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乃賜顓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
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
急斯為美矣使者至賚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惑

焉因小隙而搆成大禍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通爾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令王以耽羅蕞爾之衆闌秀山逋逃之徒用朕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於與方恐其不可蓋人生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人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為邉民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況衆多乎

朕若效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耽羅之變起於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搆大禍者乎王宜熟慮亨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焉茲因使還賚此以示之

是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珎之子也初元至正辛卯群盜四起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等以妖術聚衆作

亂據黄州為號友諒慨然從之壽輝攻陷黄州僭
位稱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友諒初為文俊簿書
椽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
稱平章壽輝不能制後友諒兵益強復襲壽輝殺
其左右居之江州友諒自稱漢王領兵犯太平挾
壽輝以行及陷太平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以
釆石五通廟為行殿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據湖
廣居上流欲與我爭衡攻江西南昌諸郡
上親督舟師往援三勝之友諒忿益兵進攻

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親兵指揮使韓成請
以身解圍遂服
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迺復整旅相敵
凡大戰五晝夜將臣死者三十餘人友諒相持既
久糧且盡冒死突走友諒中流矢貫睛而死其臣
太尉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
昌復立理為帝
上遣其降將羅復仁諭理使降理遂詣軍門納款乃
封理為歸德侯玉珍湖廣隨州人初亦從壽輝起

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既而文俊壽輝被弑玉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後亦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玉珍病卒子昇嗣立始十歳改元開熈毋彭氏同聽政昇常遣使来聘

上登極後昇據險未下乃命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兵討之又命傅友德廖永忠分道進取約會師於重慶於是州縣望風歸附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議奔成都其母彭氏勸昇出降以救民命昇遂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

縛承制慰撫送至京師某朝見畢
上赦其罪封歸義侯賜居第於都下二侯居常欝欝
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爲小人
皷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釁隙無自生苟
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文
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按韓成詐友諒以全
聖祖與紀信誑楚羽以全漢高事絕相類因見一臣

之忠勇亦或天生此兩傑以為保護開國之主
計耳但當時群雄惟友諒最強我
聖祖鄱湖之戰屢危復安搆怨至大也迨其既亡孰
有不甘心於其嗣者而
聖祖之於陳理方且委曲遷徙與明昇同優容之其
寬仁大度又超出漢高之釋季布遠矣
時高麗猶常為寇十年都督僉事濮真承命往
問罪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初從舉義以忠勇
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往高麗為其所執高麗

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真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
爾夷君不啻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
大罵曰夷虜爾害吾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大
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
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
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
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
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

上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巳而来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来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艫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㓕爾命豈不將囚其太半爾果可輕視乎　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来遼東請内附守將潘敬葉旺以聞

上勅敬旺曰奏至知高麗鄭白来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詐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符至之日開諭来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出有名矣其来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是年國王遂復遣使周誼至遼東訃事初元主常索女子於高麗得誼女納之於宮

中後為我朝出使携歸時宮中美人有號高麗妃者疑即此女故

上慮詛挾詐勅遼東都司曰高麗數以詛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勅至當遣詛入京別有以處之毋使入窺中國　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

初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所據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吳雲持詔往招諭之禕等宣布威德梁王君臣巳有降意改館禕等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根

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
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遂與吳雲俱
被害
上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師
往討遂進取曲靖生擒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師
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
飲藥不死投水而死沐英入城收梁王金印并官
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俘其家屬送京師至是乃
命與伯伯等家屬徙耽羅居焉

先是高麗遣使洪師範朝貢及還而溺于海
上以高麗貢使頻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
顓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賀正旦使金湑叉仁裕偕還賜王藥餌又諭中
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頻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
意令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
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
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
縣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

近令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以其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来朝亦明告以朕意

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

上又命延安侯唐勝宗鎮遼東勑勝宗絕高麗曰舊歲令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蓄行侮慢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搆兵禍可與絕交曩漢四伐絕滅其國族魏再伐屠其都晋再伐契其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隋再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

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其王臧等戮于
市遼五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千餘城金一
伐元五伐其王竄躭羅捕殺之躭羅以故竟為元
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來勿令其還以絕
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之

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
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覩此甚無禮受賂
者必有知豈不赧哉今爾知誘而能奏由豫不得
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江北鄰曠寒非多算

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惠懷兵民輯睦防奸禦侮邊境寧謐勝宗濠人年十八挺身來歸多著勳績封侯與世券

按四夷來王雖中國盛事然賞賜宴勞其費頗鉅且使者頻至與華人情熟窺伺機密固當防其漸也至其開單餽賄雖在彼或可私覿以將敬然在我不可私受以啓侮我

太祖嚴示禁戒乃謹微之深意豈特為厚往薄來惜此費而已哉

上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二百　詔長高麗婦人

郭氏為節婦初郭氏為遼東民伯顏不花妻其夫被元將納哈出所殺郭氏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櫪又伯顏之從父高希鳳樂師奴亦死於亂希鳳妻劉氏罵賊而死師奴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孤姪僧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棄之獨攜姪以行後訪得其子復歸守夫墓又希鳳從子高塔失丁被仇陷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事聞命表其家為五節婦之門

按從一之義婦與臣同然人臣不仕二姓完名

無忝者鮮矣而況一門五婦同秉堅剛不其難乎況郭又生長高麗豈知有中國詩書禮義者耶何以能爾也毋乃天稟介石之性不間夷華馬耳宜有以來宅里之旌也因念國初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歲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明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以貞女稱之夫韓之全

身寧伍與太、蘭正同而李之携姪棄子與鄧伯道何異此尤傑然可述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敢併及以著二奇焉

十六年高麗遣陪臣張伯崔涓來貢方物

上以其歲貢不如約五載不庭今又非時而至悉却之命禮部咨諭其國

十八年　高麗國王王顓卒謚曰恭愍無嗣權臣李仁人迎辛肫子禑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将李成桂以為不可乃止

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
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院君瑶權國事瑶昏迷
不法聽信讒説離間勛舊國中臣民多被殺戮其
子奭復癡騃無知荒於酒色衆以安妃命廢瑶退
居私第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二十五年高
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人評議來奏載立
李成桂之意成桂即仁人之子也世擅國政初王
顓之卒或謂被李仁人所弑辛昌主國日成桂嘗
代請入朝

上不許及是頒使丁與入朝頒賜瑤訖被廢
上得奏謂東夷限山隔海非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
隱曲未可遽信之乃命禮部移文高麗從其自為
聲教成桂於是代王氏更名曰旦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詔更號曰朝鮮遣儀制即照光宣賜之
修撰黃觀聯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遙宣聖
澤偏儀曹九重錫予
皇恩澤藹畀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紀日近星環拱
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勅建之忠臣也

旦既得國進表貢金鞍等方物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其表有犯上字

上怒下使者吏言此表鄭摠所撰詔還所貢追索撰表者鄭摠即以鄭摠來獻

上命安置雲南仍中命遼東都司禁遏人不許通朝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遣使送故元梁王（即把匝剌瓦爾密也）之孫愛顏帖木兒往朝鮮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命朝鮮送王耽羅僧

依其親族　二十六年朝鮮陰令守邊千戶招誘
女直人五百餘潜渡鴨緑江將寇邉遼東守將諜
知以聞
上悉其自生釁端遣勅責之勅曰李旦廢絶王氏自
收其國朕以爾能靖東夷之民聽其自為聲教邇
月方来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聞金世宗
時高麗進表咨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王帶
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
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於

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
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
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
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之
師水陸畢集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
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艫千里水繇
渤澥陸道遼陽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
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
開爾自新之路朕亦將容爾以安夷人若亟遣天

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後又著於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姑待之

按隋煬帝以征高麗而亡國唐太宗以伐高麗而致悔凡以好大喜功不恤民命之為累耳我
聖祖之於李旦忍其詐侮或擯絕之或切責之諄諄然以口舌代戈矛豈其力有不足哉亦慮師旅一興肝腦塗地故也不惟示包荒之量實寓好生之仁卒致內寧外威而朝鮮賓服迄今晏然

為我四輔不可以觀

聖祖宏遠之畧也哉

旦後復遣使朝貢迺許其通旦老請以子芳遠襲

爵從之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

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又給象牙犀

角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

麝沉檀白花蛇等藥　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裪

嗣時國家遷都北京比南京距朝鮮為益近以後

仁宗昭皇帝洪熙間
宣宗章皇帝宣德間每歲凡
萬壽聖節正旦
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他慶慰
謝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雖
國王不世見然事天朝最恭謹天朝亦厚禮之異
于他蕃每朝廷大事必遣頒詔于其國告哀請封
必遣近臣及行人弔祭冊封之例以為常及是國
王芳遠卒謚恭定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吊并賜嗣王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

金幼孜贈孝思詩曰曾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邊来新亭樹色連征旆驛道梅花點酒盃好為吾皇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五年裪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上賜王磁器諭裪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英宗睿皇帝正統初年賜國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冠龍衮玉帶王奏乞弓材牛角特許歲買五十枚

景皇帝景泰間裪卒

上遣翰林編修陳緝熙往封其子珦

按緝熙幼時其父鑑為熊大理寓戍遼東以死其母更嫁一百戶緝熙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書刻苦戊辰進士及第除編修欲見其母求使高麗使還果迎其母與父喪同歸葬于故丘此與宋之杜叅認失母于深潞得父墓于梁村者

心尤為切非至孝所感何以致是哉

其後國王珦卒賜謚恭順命其子弘曕襲弘曕幼

弱其叔瑈以讓位請七年詔封瑈為王

英宗睿皇帝天順初國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

遣使問罪僉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往詔訶之內批

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而遼東奏兩夷方搆禍乞

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

鮮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之君臣震懾遣陪臣入謝復遣其

子入學引咎觧兵馬時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
横行鴨緑也寧浙江海塩人
按寧入朝鮮其舘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為百
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
前雪栁折新黄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賡矣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
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
間為諫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
相見卒不往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

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附
賢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陞寧汀州知府抵任
未幾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於時不究其
用士論惜之觀此則朝鮮之行雖推其才望當
時亦已有遺艱放遠之意故遼守有擇進止之
請也但寧本利器能自別於盤根錯節之役耳
是年諜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
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
州佟成詐以他事撫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中

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奏請乘其未發
遣二急使往問可伐其謀
上復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國王
與董山初俱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貢馬謝
罪
憲宗純皇帝成化初年朝鮮進白鵲海東青給事中
韓文上疏曰臣伏覩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
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
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

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盖謂朝廷所
尚者珍禽奇獸故傳取頻貢希求厚賞况以禽獸
微物奔馳千里之遠亦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
却去其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
見朝廷嗜慾輕探厚取久則將起侮玩殊非王者
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按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
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

不敢忘規諫郤憶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旁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夫

聖祖之屈納二臣之忠讜一時盛事寔可讚述而韓

公此疏又與唐宋二臣有光焉書曰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其文之謂乎

四年朝廷出兵將征女直建州夷命國王李瑈來

攻國王聽命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哈等共率兵萬人如約抵虜巢不敢後期各奏捷受濃賞　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司副張廷玉往諭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順乃悉屏斥惟匹騎從往既就館

詔命遂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事而順為之序

大學士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

詔書千里威儀瞻候鄭萬年臣姜荷宗儲茲行
大抵關風化四牡歌成意有餘
祈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
鮮爲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
守箕子遺教而已茲余奉
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恩詔既宣
即謁孔廟于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
高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
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

餘負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乂廷玉賦謁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為諸生勉焉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類一言序作之之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宗斯道以雄于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扃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于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熏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士歲覲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德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生擇乎哉

順等事畢國王奉贈輿馬金繒聲伎諸物順等悉卻之貽王以書曰僕不敏辱承

聖天子明命以抵于斯自入境迄今餘一月矣始也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覩王之矩範而起敬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英邁學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于尊事朝廷以及行人之禮盡無不至有至于僕所以自處則恐王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儀贐禮一一力辭于臧意似有所不慊意君子之交際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贐王之禮也不貪為寶僕之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

懲固所難避賴高明亮察之因叅贊徐居正送別將還專此奉達居正有文學乃王所信任者而遣以相陪周旋日久則王所以厚斯文之意豈淺哉臨楮未罄所懷惟希珍愛王又遣叅判李克墩等追送至鴨綠江餽順等貂裘一襲順等復以書辭書曰奉別以來瞻戀弗置沿途蒙遣官問候欵待有加僕從而下無不霑恵玆抵鴨江而叅判李克墩承旨栁䏶巳先至此所以迎勞宴餞有恪無懈者皆王之威心也不意行間承旨復以来命出貂

裘見遺則似乎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弗受餽贐爲虛僞耶不然何寓舘之辭巳畢而千里之贐復來也昔晏嬰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爲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未及三十年之久其肯舍舊貪新以易吾忠耶況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率不宣王得書喜二使廉介爲建却金亭

祁順游漢江記曰朝鮮國城南十里許有水曰

漢江源出五臺金剛二山合流入海其景必幽勝聞而臨江有楼可以登眺故前輩自中朝至者咸往遊焉成化丙申春二月余與行人司副張廷王奉使于斯甫竣事有以游漢江請者諾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偕館伴盧賛成思慎徐叅賛正自崇禮門出歷山蹊村逕以達江滸國王預遣都承旨栁輕副承旨任士洪設宴楼上而尹議政子雲叅議政守溫任中樞元濬成中樞任李判書承召皆在焉時宿雨新霽山川明媚

天光與水色相連一難與四美兼得於是登樓縱觀舉酒相酌徐參賛賦詩二律余即和之既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来觀者奔走爭先而沙禽野鳥飛舞漁舟煙水間亦若樂覩光華徘徊不忍去也宴設舟中烹鮮炙鹿暢飲無算酒酣余復作辭二章詩一律廷玉有作又和之數里至楊花渡乃各道餞餉所聚之處倉廩層出與山勢相高又數里登龍頭山山瞰水涯視群峯特出隔岸之人家遠近海島之風帆出沒

畢入望中時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張開筵意不容拒乃復酌数巡賦詩一律而返又抵城中更漏作矣嗟夫朝鮮去中國数千里非王事不得至焉則漢江之遊非偶然耳然斯遊豈特探奇覧勝留連詩酒而已哉江之南舊百濟也百濟之東古新羅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遺址也訪其跡思其時盖有不勝懐古者矣余念斯遊之不可常而恐其或忘也於是乎記之

祁順北征藁序曰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

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盖道之著者為文文之成音者為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矣奇不于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知言哉此余于朝鮮徐剛中之詩所以有取焉耳朝鮮以文獻雄東方詩派相傳夙有攸自逮際

皇明氣化丕隆聲教淪浹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視昔有加剛中博古通經擢巍科躋顯仕文學優贍

國人咸推重之天順庚辰奉其主命入覲于朝往還幾八千里上觀乎都城之宏壯宮闕之崇麗車書文物之會同禮樂典章之明備下則覩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脩逈民風土俗之熈皞鳥獸草木之咸若凡其接於目觸于心者悉于詩發焉長篇短章渢渢乎其美盛也淵淵乎其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推其所至與中國之能聲詩者殊不相遠等而上之雖古人亦豈難及哉是固所謂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無不

同也昔陳良北學于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是以孟氏稱為豪傑而其名至于今不泯然則剛中其東韓之豪傑歟余承

天子命來朝鮮適剛中為遠迎使既又陪于館中送于鴨江之上相與凡四浹旬山川風物倡酬殆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剛中以余有斯文之雅出其北征藁請言序之余忝使職正思采東人之詠以觀所志而獻之于

上則于斯集豈能忘情耶庸為序其篇端俾人知詩

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見聖朝文明之化所極者遠而所感者深也剛中名居正仕其國今為議政府左參贊云

初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鶻關也十六年朝鮮使臣至京者奏言每遣使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刼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戍此

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趨前屯以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

孝宗敬皇帝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得板半無死漂抵依巖都（海中地名）巡海官軍舟過遇之載入浙境事聞於朝命給衣粮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将不能自明罪必死詔遣通事二人伴送歸國仍勑國王赦其罪毋行歛罰國王感恩聽命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命侍讀徐穆頒詔朝鮮

年國王娎卒謚康靖琛後不知幾傳而娎立子㦕嗣位踰年而病風其世子顒先卒㦕以國遜其弟懌二年懌襲封十五年封子峼為世子

世宗肅皇帝嘉靖改元遣翰林修撰唐皐宣諭朝鮮以親藩入繼大統之意皐字守之歙縣人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自為博士弟子當道即以公輔期之正德甲戌廷對第一及使朝鮮歸日視行囊惟一硯投之鴨綠江中又皐未第時每裹身衣麒袍面前列瓜鍾一對末

常以語人廷試後有報其中探花者曰不止此也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也及臚傳果首擢有詰其故乃以夢告盖及第後黃盖金瓜送歸第者狀元也皐官侍讀尋卒而出使外國賜服一品其麟袍之驗如此云

楊慎送皐使朝鮮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緑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耀簡竹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漫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又前徐穆出使

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illegible] 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王漾等八名押送回籍賊級發去寧波府地方梟令 初高麗人張欽隨伴至京淨身入內正德中為太監及
上即位以有擁戴之功擢為司禮監又勅加祿米二十六石蔭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是欽奏稱臣一向公出未曾受蔭且臣原係朝鮮國人並無親人只有義男李某某乞將前恩頂受

以圖補報

上從之給事中安盤疏曰昔漢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竪孰親公主之子與內竪之奴孰貴郎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陛下乃指揮內竪之蒼頭可乎况欽本出朝鮮今朝鮮使臣見處館驛必將語其人曰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本國之人可知矣啓外夷輕視本朝之心乞將前命停止

上不從　初舒芬以翰林修撰謫調福建市舶司提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舒芬以憂去朝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至泣下後舒起復改除別官芬上言夷人雖不知禮義然亦易感臣前提舉市舶當其離任朝鮮諸夷臨淚相送臣願仍補前官為

陛下導揚恩意招來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不允其請　四年朝鮮國遣陪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等與天方國使人偕至朝貢居會同舘舊例夷使

除貢物外携有沓貨或欲易中國什物俱禮部主客司出給告示許令出館買賣三日提督本館主事陳邦偁查執舊規凡遇出館買賣給與木牌責差館夫伴押金利錫等不便乃告於禮部尚書席書書命寬其禁邦偁不得已將木牌更為紙牌金利錫等與通事人員私相交通且結權臣為內主有輕藐主客司意欲自行出館貿易陳邦偁詈之曰這些砍頭狗奴爾雖上奏恩典在朝廷守法在我我難輕易縱放通事夏麟聞之遂潛傳於各夷

金剌錫俱忿與夏麟曰我雖小邦亦無此欺心臣子文本館主事陳九川先將天方國貢玉選退頗多夷人乃入朝跪奏通事胡士紳遂訐疏九川侵匿貢玉邦儞刁難貨易俱詔獄後九川謫戍邦儞為民詳具天方國傳中

十三年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呈稱竊照本國粗識禮儀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迤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弘治十三年五月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䑸夷人

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舘不許出入
并本國一體防禁後有提督陳主事迫束愈嚴又
莫伸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
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
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秪以一視之仁罔
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
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將事大之畫
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

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目禁制之嚴比前尤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唯有違舊行之規恐非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禮部尚書夏言䟽曰看得
朝鮮國使臣頗閑禮儀委與他處夷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禁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洗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行觀遊無間
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蒸炙遷化因見其仰慕上國

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為之處
合俟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状官
人等出館於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閒通
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
之情不廢中國之法詔從之
按朝鮮使臣例于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
應貨買聽其自便所以優待者已與各夷不同
後因夷人多生事端始行約束在成化六年朝

鮮陪臣權瑊等赴京詔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市于是通行拘禁鎖閉館門遇有公幹只許通事刻期出入着令館夫帶牌管押此謹微之意今蘇洗蕿之請皆我館伴教之也是時主事張鏊鑒前陳邦偁之事而曲意從之關防蕩矣

十五年　皇子誕生是為哀冲太子命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朝鮮國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至勤政殿行開讀禮訖宴于太平館國王執禮甚恭因言及其祖非係李仁人之後會典所書弑王

氏四君之事已經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夕惓惓未嘗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孫不敢誣其祖父之心不失為孝若果非真後禮當奏聞酒数行別去已而連日筵宴致詞敬勞俱感天朝厚恩無敢顛越之意多不能載其王之賢而有禮如此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筍尖溪頭和露草纖纖侯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聳具瞻筵上日秋雲毋飯盤中時有水晶鹽滿囊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也自廉 贈國王詩曰

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
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鴻鴈在
野無聞誦考槃
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長安　贈諸問候陪
臣詩日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伴已多情賢
藩戀闕葵心切
聖王敷恩晝日傾情逝百川歸火海望懸列宿拱前
星朝鮮秉禮由來舊應識箕籌詩道教聲
十七年仲冬朔日恭上

皇天太號於南郊明年仲春乃冊
皇太子正位東宫仍命翰林院侍讀華察工科左給
事中薛廷寵充正副使領詔下三河趨薊門遵山
海放於平壤東渡江歷義開諸州以四月十日抵
漢城王乃親率邦大夫士肅誠郊迓擁詔入勤政
殿宣讀拜舞禮成而退
薛廷寵遊平壤記曰平壤本箕子故都唐以前
高麗居之漢武帝置樂浪郡唐高宗建都護府
葢皆是地勝槩古蹟視他郡獨多余偕鴻山太

史東渡江次平壤問譯者曰此有文廟箕子檀君東明王諸祠何在盍先諸曰館之西稍北崇岡廣坡松木蓊陰中為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爾亟謁之將至樹石交逕弟子員序次道右衿裾俊楚乃入廟展拜登堂四顧雖廟制弗稱要皆備物為位而不像恊新制矣出坐講堂學官率弟子揖見畢遂謁箕子新扁舊揭胥中朝鉅公題詠前有碑亭其國之大夫所叙復謁檀君東明時向夕矣去登練光亭亭在城上

臨大同江蘇贊相世讓金觀察麟孫治具以侯張侯於城外江滸從官收守而下整容引淸自上射之矢無虛捨且容節比於禮樂足觀德矣下城登風月樓樓凹視城中四面蔥秀下為池種荷畜魚時荷未花逼暮乃就邸明日濟江舟皆彩繪結茅為亭浮空乘碧指點江皐約以歸時畢之四月上旬也不逾月歸次生陽值壯册盛開太史邀余玩久之譯者曰趣往登江上浮碧樓遂馳馬去來至江餘十里夾道榆柳積翠

成林溪光漭流微見蒼莽間比至舟已待渡檝而上望樓登焉時蘇金二君在行吏曹成判書世昌亦以奉命祖宴至輕陰浮爽水光山色搖晃几席周視樓臺城郭如在畫中前二水夾流草廬參差於洲渚野蔓蒙茸樹花簇刺譯者曰此為綾羅島遠望江北岸湧一小坡廣可容席譯者曰此為酒巖有酒流出其下余詫其幻因憶謫仙酒泉之說以為或有云又有白鷗灘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綉山牡丹峰皆取

其肖城東垣依壁而立障遏洪濤實為德巖時復隔江張射引繩貫箭拾矢而上成判書以反命先別去余輩觀射久之乙密臺在城內相傳為乙密先生遺蹟弗及至其餘如麒麟窟挹灝樓井田遺制未到者尚多瞋雨數點下趣入城明晨即館內登快哉亭遠山長江一豁幽眺出城不數里謁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塴其故爾前一小堂為有司展祀之所群山環合林木蔽翳風颯吹衣悽然有

吊古懷忠之感因為詞吊之余惟朝鮮越在海外非遣休會奉使命不得至者余茲遊豈偶哉記之他日取而視焉庶幾髣髴其景光其諸未盡以俟來者訪焉凡此詩文具見本國山川形勝故錄為後使考非徒取其華藻而已也

華察遊漢江記曰嘉靖己亥春予與都諫薛君萃軒奉使朝鮮未至聞所謂鴨綠江者已竊歆之及渡見其限隔華夷湫然巨浸義州諸山迤邐東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

行數百里有江曰大定遠帶清川近映曉星名山危亭上控靠山在望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又數百里有江曰大同洪濤接天橫浸平壤樓蘸浮碧亭涵練白牡丹諸峰下瞰江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亦未也必也其漢江乎予曰漢江惡乎勝曰朝鮮自箕子始封凡幾易世矣舊都平壤若干年徙而之開城又若干年徙而之漢城都漢城復若干年矣迄於今夫之有政也此其勝可知已予曰唶

有是哉比至漢城四日國王遣其陪臣議政丽
下若干人請遊焉予與都諫君忻然遂往肩輿
出西門折而南路入山谿松林石徑悠然成趣
行二十里絕壁臨江其勢如削上有危樓高可
百尺躡級以登恍入霄漢楣間有題曰朝鮮弟
一江山予謂譯者曰疇昔之言其謂是歟於是
憑軒指顧盡得其所以為勝者江之流西自鴨
綠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漢城匯為
巨浸設險守國恃以為固所謂長江天塹庶幾

有馬漁船賈船晝夜往來八道轉輸上供國賦莫不由之南望江岸津亭歷歷平沙遠岫極目無際寔生平一大觀也時尚午議政諸君張樂設宴以待國王復遣承旨來候起居餽酒饌於是就坐諸君更起進酒不覺移日既而放舟遊所謂楊花渡者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榱桷丹青炳耀四面皆敞懸以素幕予謂諸君曰江南畫船如屋乃今屋作船耶行數里西風漸急舟不能進予搴帷視之則見南山在

前北岳在後龍山彌雲映帶左右鼇頭諸峰起伏萬狀宛然如畫予曰即此足矣奚必楊花渡哉乃弭楫中流令人吹洞簫復扣舷而歌之時既薄暮日輪墜紅霞綵散綺魚鳥浮沈天光上下相與縱觀不覺神怡志曠寵辱盡忘凛乎若乘雲御風不知天地之寥廓古今之長永也把酒臨風劃然長嘯以為岳陽洞庭殆不是過乃援筆大書扁其樓曰東藩勝槩復為詩四章以紀其勝既而回首西望則水雲烟樹隔絕萬里

瞻戀闕庭得無有媚茲之心乎朝鮮東方非中原之地而田野治風俗和百姓安業海不揚波

聖化所及無間遐邇太平之盛於斯驗之矣我

聖天子得無有日中之憂乎范仲淹曰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君江湖其憂已殷而況去中國踰四海之外能恝然乎哉乃顧謂都諫君曰樂不可極可以已矣遂舍舟從陸乘月而還既就舍館復登所謂太平樓者秉燭夜坐相與確將政定國是考四方之風議軍國之急感激切至言

不殫意江山之勝盡忘之矣乃愀然拂席而起

束裝待旦促駕出漢城

薛廷寵遊二山記曰渡鴨綠江而東過安城十餘里有山曰葱秀成化間圭峰董學士來作記與葱秀相望對峙為翠屏山舊未有名

皇帝十有六年雲岡龔學士來始定今名為之記今二記並入碑刻在亭上云余偕溈山學士至安城其日雨意不得遊葱秀比至則輕陰含晴蘇贊相世讓孔觀察瑞麟業已設幕水次余二人

登亭靡碑讀記乃下就步至溪新雨初漲滚滚
有聲編籬為罾畜魚其中吐沫揚鬐游泳可數
山脚一巖罅泉出焉渡以藁橋近巖疊以沙茅
泉流暗穿巳呼酒坐仰視層崖懸壁松蘿掩映
烟靄飛流恨不得一躡磴臨眺而朱旂繞山油
幢蔽野從士千餘人色笑相語湏臾獵騎緣崖
人聲撼谷放鷹走狗曳獐獻雉燒蠣泝酌皆循
故事為樂回望翠屏山相距數里崒嵂雄勝竟
不能一至北六下悵然東去未幾竣事歸天氣朗

清風物佳秀治具作樂如前而山水若增奇者余二人步出亭後平巒廣坡度其地可宅進譯者語曰寶山安城二舘相距伊邇盍兩廢之舘於此收二山之勝使繼来得常遊遊不俟設幕停車忽忽去也且羣屏以不在道左卒無至者自龔學士始異而名之倘舘成至者踵接矣譯者唯唯告賛相云賛相俞之余嘗遊武夷泛西湖南下姑蘇登虎丘山望太湖北渡楊子江觀金蕉周遊齊魯燕晉之間所至名山勝地無不

得遊然皆有亭臺寺觀故得以廣覽諦探使葱秀翠屏間得一館必有緣崖布景鑿磴梯巖高視遠矚以盡形勝不亦幸歟廢興數也遇不遇時也雖山川亦然葱秀以董重翠屏以龔顯遇矣使此舘與夫二山之遇何如哉余記之以俟異日國王燕二使於慶會樓樓壯麗雄勝亭臺池沼花卉奇植靡所不具燕之日風和景明雍容周旋百禮式洽

薛廷寵燕慶會樓賦曰皇建極大一統兮際海

邦罔不承服嗣

列聖之廣猷兮抑神明又超獨端轢古道兮無作述

謂

皇帝天之子兮天稱皇義斯弗拂爰上

太號告圜丘兮玉冊昭其有爛帝錫洪佑震位良兮

前星繼曜而重光肆建儲以奠大本兮慰屬望

於群方監國撫軍稽厥常兮臣民翕而頌揚侔

夏啓與周誦兮占億萬祀有道之長所尊天享

帝兮鴻業熙其燕昌道有大而無外兮慶有衍而必彰奎文龍檢爍炳炳兮使者分道而肅將維朝鮮軓文而躋化兮恩湛濊以無疆伊余遣此休會兮羌簡命而趨蹌祗承德意徂茲東兮駪攬轡而彷徨屬春月之載陽兮原隰華而煌煌余戒青龍使先導兮飭仙子俾杭旌星軺駕而信邁兮靳長雲而遐征朝余發乎薊之野兮暮弭節乎灤之濵既涉遼以奔騖兮又逾江而問津矯萬里而翺翔兮斯至止於漢城龍旗法

伏敬竢迎兮草木渥而輝榮王逡巡跪而展誦
兮爰敷播於臣民爾乃普惠獨賦兮亦論德而
序升萬情感悅兮贖儀告成三光效順兮天日
朗清海邦丕式兮帝心載寧既饗獻兮就余館
之太平曰慶會有樓兮以樂嘉賓卜辰治幕兮
椒蘭藹而芬馨朱闌玳梁敞四楹兮羽觴流而
絃簧陳軫紫庭之多麗兮冠佩者至二千人嵬
北嶽之拱極兮包彌雲岫而列屏銀河瀉而為
沼兮洶洸壁而浮金虹為梁以環碧兮卉木錯

而擩英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裒而媚睛絢練恍惚百恠潛兮勢晦明而無恒林散錦以吸翠兮禽鳥遞韻而皆鳴鮮余紛而好覽兮遵亭榭以怡心余既畢物而暢性兮陽烏逝而西沈何掩映橫余前兮倏流電而飛星作穿秋而衝漢兮復越蕣而墜庭為烟為霧兮如雷如霆緬樂事之弗可極兮余吁抑志而言旋局章皇惑類憂寐兮豈神遊乎九天彼乘槎不可信兮余固真遇乎列仙詎宮璠實歸而莫可想憶兮聊

寄萬一於簡篇余將返命於上帝兮謂余羽化
而霄騫衆詑余之詭幻兮而詎知其亶然亂曰
明明日月照海隅兮有赫綸音御星車兮合情
廣志東人愉兮式燕以遨我心舒兮觀風聽樂
余有思兮君歸乎余躊躇兮固髣髴而疑迷余
遊於蓬萊之廬兮
又延寵紀行詩曰九連城晩瞻東服鴨綠江明
照使袍風日正逢春色好烟波應助勝遊豪群
飛鷗鷺驚舟楫兩岸旌旗伐鼓鼙萬里均霑新

雨露前星高熠動謳謡綠江右鴨

春風簫鼓上樓船萬里孤城落日邊丹闕龍亭

迎鳳詔羽旗仙仗擁鵷聯文章箕範通中土禮

樂天朝盛近年邸第從容燈燭夕不妨蹤跡更

飄然次義順館

披髮當年意獨深遜荒無祟䌹驕淫道如有待

傳皇極事已難田白此心殷室三仁昭定論東

方八教振遐音興亡不盡前朝恨再拜芳祠酒

一斟謁箕子廟

練光亭下大同江落日江頭放釣艭翠嶺倒流
還疊疊黃鸝隔岸自雙雙光搓河漢來浮棟波
隱魚龍欲動窓林館樓臺多氣色天涯猶見此
名邦 登練光亭
秉𢽮應到武陵來幾樹桃花向此開便作長安
遊上苑更疑王母下瑶基臺露凝殘滴流朱粉日
照晴光映絳腮對景且憑詩句賞莫教空恨染
青苔 生陽館見桃花用韻
獨上高樓倚曉闌前山疎雨颭輕寒波光淡蕩

兼天入樹色渝濛帶霧看幾處亭臺須品勝群公暇日稱鳴鸞歸時趁得晴明候便擬凌空一振翰

齋安館曉登廣遠樓微雨次雲間韻

學士當年氣作河流通異域亦東坡巍巍華揭懸山館烟烟精靈照太阿菰米漂雲饒惠敵臨津鼓楫稱湖歌從前跨鶴真来此多少詩章攀綺羅

東坡館次龍津省長韻

涼暮高遊聚廣臺晴空萬里絕氛埃江風不動雲初卷岸積纔沉潮正来烟景恍疑天上坐野

帆恰似畫中開殊方勝會真難料潦倒須傾一
百杯遊漢江次
雲岡韻
華察廷寵復命後其國王緝所遺詩文為皇華集
刊成遣使謝
恩携贈二使
皇華集序曰洪惟天朝掃除腥穢再造區宇
列聖相繼治化洋溢今
皇帝至德應天丕承大寶一視同仁罔間內外仁恩
汪穢文運泰亨於是乃命鴻儒碩士崇論雅議

講求千古之墜典特舉一代之盛禮躬詣圜丘

拜上

天上帝泰號躬詣太廟崇薦

皇祖皇考聖號遂渙發綸音大誥天下又因群情頌

定國本播諭萬方嗚呼盛哉至此而敬天尊

祖報荅生成情文倫至蔑以加矣惟我檠邦密邇東

漸之化至誠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無

異內服凡有吉慶詔誥之使必擇文章道義有

重望者遣之今者

帝命翰林院侍讀華公祭工科左給事中薛公廷寵

賫擎二詔来布德意東人仰之如景星儀鳳深

感朝廷寵綏之恵二公受命不遑寧處每懷靡

及自帝京至於下國三千有餘里而甫浹三旬

竣事旋東不曾有遲留淹滯之色我殿下祗承

二詔兢惶感戴推恩境内宥罪錫爵設科取士

無非所以重朝廷之慶而欽使華之至意也二

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備至而不可忘也則

乃命臣曰今我皇明天覆地載兼容並包懷生

之類無不浸潤至澤我東實偏寵私天語丁寧錫賚駢蕃二公之來誠意惇厚禮儀雍容道途吟味珠璣溢目區區小邦無以仰荅鴻造之萬一欲編二公寶唾之餘刊印垂後俾吾東人得覩皇朝風雅之盛而有所矜式於無窮也爾其序之臣竊惟詩之道尚矣夫詩者發於性情關於氣化氣化隆則從而隆餒則從而餒紆餘雄渾平淡典雅者治世之音也刻峭輕浮華蕩靡麗者衰世之音也能得其性情之正而發為雅

頌之音者三百篇是已二公當氣化之盛禀山嶽之英得學問慱雅之美發而為詩頃刻數千言而無不典雅自中規矱可以笙鏞乎治道可以黼黻乎皇猷可以列於皇朝制作之盛而周家之風雅不獨專美於往古也臣以不材濫蒙恩命奔走迎送獻酬於樽俎之間者至於三四耳其語音目其容儀溫潤純粹楫讓周旋無不中禮信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而皇朝文物之盛人材之衆從可知也何幸身親見之嘉靖十

八年己亥夏六月下澣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同知書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世子左賓客五衛都督府都總管臣成世昌謹序

二十五年朝鮮恭僖王卒世子襲封亦卒使来告哀恭僖王即名懌者世子即峼也

上遣行人王鶴往諭祭是為榮靖王鶴所經歷輒為詩章世子命陪臣鄭士龍以下悉和之亦編成皇華集梓行於國明年謝恩使至并以其集遺謝鶴焉國王峘嗣峼之子也三十六年封子顥清為世子

王鶴湖陰草堂序曰

天子二十五年予以行人奉使朝鮮湖陰鄭大夫士龍以嗣王命迎於江上其返也復充遠送使以行次平壤共濟大同江覽山河之美余為嘆賞者久之湖陰假譯者進曰大人其有意於山川乎山川固士龍願也龍世家宜寧頗饒山水有山名九龍螺峙左右下俯大江名曰鼎津凝注碧玉澄徹可鑑異樹奇花游魚啼鳥無間於四時固東南勝地也龍嘗築屋其中貯古圖畫琴

書以為休棲之所迺緣國恩甚厚思所以致身者未能固未果於退也余聞而嘉之曰君子哉湖陰大夫乎不溺情於廊廟而江湖其心不先其身而急於國家此古賢者立身行道之大節大夫能之是可以愧獨善而無義徇人而不知耻者也聞大夫為宰相矣秉國鈞而總百官矣况其國有新君正更化以善治時也大夫勉之其以至誠格君心以協恭率同寅以靖共勵庶僚以彙征拔士類以淳龐敦風俗以精明起治

功從容談笑以成光明之業然後以爵祿歸國家以匡濟付後人始休其身於九龍鳥津之間怡吾神入吾廬展吾書而讀之曰吾庶幾不媿於聖賢之道乎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民乎鼓吾琴曰庶幾樂虞舜之道解民之慍而不愧於南風乎登吾山覽群峰之環峙曰吾庶幾重厚不遷而無愧於仁乎臨吾江鑑吾水曰吾庶幾周流不滯而無惡於智乎覩四時草木鳥獸鱗介之自得曰吾庶幾樂太和之元氣而萬物各

得其所如此乎是向之所以急於國家者盡臣道而今之所以優游者順天和也昔人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夫勉之譯者得予命以告湖陰既致謝且請銘其齋余曰其湖陰草堂乎軒冕之士可以壯麗名山林隱遁之士草堂其宜也余家關中有屋終南山麓嘗自扁曰微田草堂蓋種微以自給之意也自

明

天子恩未能圖報萬一不敢有閑暇之念而亦豈能

志情於終南也哉大夫之志與予同其以是名之何如譯者再復湖陰敬再謝遂大書其扁以歸

皇華集詩曰漢江萬里壯東藩放艇中流鼓角喧四座冠裳來國士一時笑語出方言清樽引浪浮春蟻長笛吹風肅暮猿況是陽和行海外蒼苔烟樹滿郊園 遊漢江右鶴詩

文星昨夜照東藩蹔許真遊避俗喧滕閣鶩霞堪入詠輞川山水謾傳言江空正好撐浮鷁風

急還愁聽嘯猿喜共仙舟耕一醉驚看旌節貴

丘園陪臣崔寅和

鮮纜臨浮渡杯盤坐小舟青山明野樹碧水泛

沙鷗棹向中流鼓帆當泊岸收今朝風日好不

減漢江遊泛臨津江右鷗詩

臨津何必問駐節是仙舟烟帶沙邊樹風迴冰

面鷗笑談情不淺詩酒興難收絕域萍蓬會無

忘此日遊陪臣李滐和

畫閣開華燕雕簷列絳紗金尊春駐綠瑤燭夜

生花滄海升新月明河散曉霞詩成還縱酒吟

眺北辰斜 燕廣遠樓 右鶴詩

能賦諸公後篇章盡護紗賞音來有數綴景筆

生花高會更華燭嚴程趂爛霞接裀幨不分深

爵斗橫斜 陪臣鄭士龍和

帆動拂晴霞樓船蕩兩涯試看江裏棹疑是海

邊槎氷觧魚吹浪風和鶴聚沙春思同逝水何

處是京華 泛大同江 右鶴詩

天晴散綺霞烟水杳津涯野日明雕鄭江風送

晚槎清尊饒興緒高眺豁雲沙留得邦人語仙標見使華陪臣鄭士龍和

亭勢與雲平烟光接漢城明霞淴遠眺好鳥弄新晴江靜饒魚唱山空響欸聲斯遊足笑傲竆復嘆浮萍登練光亭右鶴詩

江波際野平壓縯跨層城仙侶來攜賞天宮敞餉晴日分簾額影風遞棹謳聲共酌仍薰戀餉如食楚萍陪臣鄭士龍和

危樓登遠岑形勝俯郊坰縹緲雲中樹微茫沙

上亭江光吞碧落山勢跨滄溟水國天涯遠遲

榜憶濁涇登浮碧樓右鶴詩

移尊繞罷亭騁目遠窮埛不謂交歡地番成送

客亭頹光堪繼燭缺月未升溟雅與通遐賤無

勞討渭涇陪臣鄭士龍和

旭日明朱檻登臨見物華嵐光雙島嶼烟火萬

人家江榔俱含翠山桃盡吐花浮雲生遠岫還

似鳳樓霞登快哉亭右鶴詩

擬忙登快閣無處不春華形勝開重塹歌鍾助

故家樓明通海日寒峭落江花安得淹仙馭芳
尊醉九霞 陪臣鄭士龍和
商運式微日先生隱忍時當年須有見後世豈
能知教澤東人祖書疇周武師瞻依終萬古雖
馬薦蕭卮 謁箕子墓右鶴詩
堂封當道左使節駐移時授聖書猶在佯狂迹
孰知王仁雖異迹萬古尚同師黃卷曾相對彝
如一奠卮 陪臣鄭士龍和
尊俎勞元輔關河憶遠程逶迤山不盡蕩漾水

還平四海斯文契百年吾道情忍令江上別張
望一帆輕別鄭士龍右鶴詩
按祁順奉使歸檢使東稿弘治初學士董越奉
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今無慮數十
人著述繁多然考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
南二詩其結句皆云好為
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正公之意是或一道
亦不可不知也
皇華集後序曰惟東方不吊於天今

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棄臣民越明年榮靖王
受誥命嗣位在疚成疾又繼逝
帝為震悼迺命別選廷臣賜祭若賻諡行人司行人
王公鶴庭膺是命其入我國道途往來之間戀
闕思親即景寓事動其所思璣琲瑟瑟散落東
土及其竣事而還我殿下欽
天子之寵而無以答愛詔使之賢而不可留則迺命
臣鄭士龍曰爾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於下風
爾宜撰次其詩若文俾入於梓又命臣申光漢

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留傳中國盛行於天下而臣不佞且非文材安能稱道雅詩以副盛旨哉臣竊惟詩之教大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詩亡者非詩之亡也詩之教亡也夫詩者根於人之性情而發之於言者無不正性情不正則思從而邪其言烏得而正哉古昔盛時聖人在上以身為教直溫寬栗擾得其中然後天下之言無不發於正而詩者又言之精華也可以求

其聲可以諧八音可以和神人於是乎聖王之能事畢矣自周衰而来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刪定三百篇善惡俱記非但欲止懲創善惡而已有王者作将以見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正而其施為變移之難易必於是而得之詩教之有關於世道乃如是夫欽惟皇明濟區宇於純熙之日續道統於沉涸之餘積德累仁教道大振内賛典謨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東土素秉禮義變而至道常先於萬國使節相望無

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華彩前後相映為皇華集者凡一十有二篇間以我東人酬和之什寔如周雅之後商魯二頌載焉無非發於性情之正而舉皆知道者之所為也由是言之皇明文教之覃遠雖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東人無祿連遭國憂徒以縈縈戀戀之懷發之於疾棘之日曷足以贊大雅之製作然觀民風者若并次採録則亦可以見皇明達詩教於天下嗚呼盛哉朝鮮國陪臣申光漢撰

四十三年朝鮮貢使至國王上疏言本國世係已
非李仁人後乞請改正以洗祖宗篡奪之耻
上從之詔禮部將續修大明會典改紀其國統賜之
隆慶改元
上命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其國國王遣
陪臣丁應斗朝賀應斗將回患病
上命禮部遣醫胗治免其謝辭大率朝鮮附近中土
聲名文物日寖有斐不類於夷國家復加優禮錫
賚瀕渥他蕃不敢望焉故安南嘗請如朝鮮例給

袞冕而

英宗不允則其被

聖明之隆遇為四鄰之仰慕可知已故在國初或悚

反側今乃恪守廞服盖亦感恩無替耳

按別誌曾魯傳載洪武初魯為禮部主事常忠

武王薨高麗來祭魯閱其文外襲以金龍黃帕

內不書國號魯責曰龍帕疑汝誤用若納貢稱

藩不奉正朔何名君臣使者伏謝觀此則當時

大臣有故朝鮮亦至同恤今則無是禮矣盖初

猶臣叛不常其來也惟任本國之意今奉藩無貳其來也一遵天朝之制如周家内服群辟會同不敢後期云

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有開城漢城定遠諸府有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洪州全州廣州清州慱州諸州有嘉山土山諸郡有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諸縣有王城國城平壤城其設官銜名義與職合近年官制可見者曰議政府領議政事左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

六曹判書叅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即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即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即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其俗自箕子施八條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

按別誌載洪武中高麗来朝賜宴樂作使者以國喪辭翰林編修趙壎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

上乃不許辭夫壻之議因得天朝居尊之大體而使
者之辭亦不失人臣在家之正法朝鮮素秉禮
教有箕子謨範之遺化於此可見矣壻新喻人
國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
者紫羅為之服婦人裙襦加襈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為飾常服皆絳麻俗多遊女夜則男女羣聚
為戲相悅即昏無財聘禮漢書北史高句麗傳死者三年而
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既殯以死者服玩
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之病不服藥好祀鬼神

惡殺崇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國無私產計口受業無秝以秔為酒貿易用米布器用銅形貌潔淨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兵器趺簡強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惟元惡及罵父毋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重輕原之其山曰神嵩（開城）其川曰海（國東西南皆濱海東清澄下視十丈）曰鴨綠江（國城西北自靺鞨長白山南入海天塹）其勝諸島嶼苫（小於嶼而有草木）嶕（如苫嶼而其質純石）其產金銀鐵石燈盞（紅白二色）水晶鹽紬苧布（黑白二色）白硾紙狼尾筆滿花席（草性柔折不損）榻

扇（編竹為骨以多為貴）黃漆（樹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果下馬（高三尺果下可乘）長尾鷄（尾長三尺）蜂蜜貂豽獐鹿皮海豹皮八蛸魚蠣房龜脚竹蛤海藻昆布秔（可為酒）黍麻麥松（二種五鬣者結子）人參茯苓硫黃白附子榛子梨栗核桃橘梅竹茶牡丹其貢金銀器皿各色苧布細花席人參豹皮黃尾筆白綿紙種馬（每三年五十疋）其里東西南瀨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南北四千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南京四千里

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

有順逆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轍跡曾至者皆因事脩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其間有他官奉使固為一時之選而亦多原任行人者無乃以其咨諏有素可不辱命歟亦並列之庶我儕後日有不測之遣其典故可考也至若各國沿革聘荅之外使職所資者大畧有三曰道里曰風俗曰物產昔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葢虜故以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其道里之當稽有如此者西域尚佛事僧我朝因封蕃僧為王俾詔諭其衆無不率從又

國初時高麗未服

聖祖遣一諜瞷其王之冠制而為之以給諸內侍（今太監官帽是也）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耳覲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倔强抗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是皆因俗善導之畧其風俗之當考有如此者又聞

先朝有使海外者其國宴饗之際以朱盤進炙魚甚巨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筯徑取雙目啗之即令撤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稱其贍愽其物產之當識有如此者故皆附綴輯後以見一國之顛末云